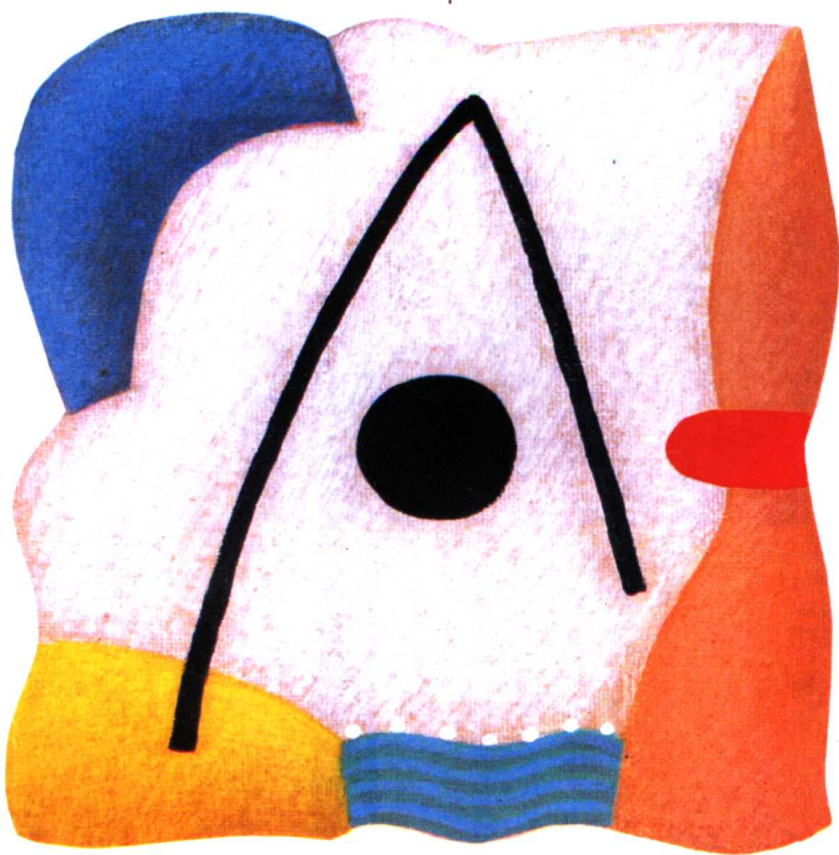


上海服饰·时尚评论丛书

恋恋风尘

L IAN LIAN FENG CHEN



龚
静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服饰·时尚评论丛书

恋恋风尘

龚静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恋恋风尘

龚静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32 开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8 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23-5093-2/TS·443

定价：1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恋恋风尘

服饰，时代的候鸟	2
相依与间离	6
回不去的时尚	10
衣香鬓云里的时代	14
恋恋风尘	18
与锦缎对视	22
盟主终缺	25
粉红罗网	28
头上彩云飞	30
“露脐”的底子	33
低腰裤，中性中的妩媚姿态	36
优雅的中庸	39
领变	42
风姿飘摇	45
梦幻、憧憬抑或怀想、遗憾？	48
世纪末的东方情调	51
中有禅味否	54

时尚边缘

时尚，渡向经典	58
双螺旋结构	60
世纪末：主义无固定	63
风格的流失	67
且慢为氧吧、水吧欢呼	70
“休闲”里的含金量	72
给一个说法	74
精美等于精品？	78
量化与现代婚姻	81
不寄贺卡了	84
塑造淑女	86



静观云起

- | | |
|----------|-----|
| 都市是喜欢回忆的 | 90 |
| 荒漠的诱惑 | 94 |
| 都市问茶 | 97 |
| 遭遇酒吧 | 101 |
| 接近质朴 | 109 |
| 在画廊看画 | 112 |
| 重拾乒乓球 | 114 |
| 做一回晚清女子 | 117 |
| 古琴清音 | 119 |
| 城市的脸面 | 122 |
| 城市的风格 | 125 |
| 城市的经脉 | 128 |
| 城市的后花园 | 131 |



雨过天青

- | | |
|-------------|-----|
| 家居装饰中国风 | 136 |
| 雨过天青云破色 | 138 |
| 古董家具 | 141 |
| 飞扬在线条之外 | 143 |
| 温柔有情的“无形主义” | 145 |
| 空间浪漫魔术师 | 147 |
| 田野里吹来的风 | 150 |
| 为家点彩 | 152 |
| 烛光摇曳 | 154 |



恋
恋
风
尘



服饰，时代的候鸟

当我们希望记起或者面对一个非自身所处的时代时，我们的眼睛最先捕捉的正是平日里觉得琐碎庸常的服饰。卡其布两用衫，中长纤维裤子，花布衬衫领子翻出一点点，女孩扎两条辫子，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女子的形象。如果有人穿条喇叭裤，那一看就知道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了，百废待兴的迹象一点点现了出来。有了服饰这种可随身置换的引渡之舟，做导演的要拍几部古装片当然是比较容易的，有时露了怯让人看着不像唐朝或者明代，那是因为这位导演缺乏服装史常识或者他的顾问们的身份要打点折扣，将比甲和马褂的朝代提早穿了出来，看着就不像那么回事了，虽然错的不过是一件小小的衣服。

归根到底，生活基本上就是穿戴什么服饰，于是，作为个人的服饰行为传递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符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牛仔裤初现，这种曾经是美国西部开拓中的工作裤，如今世界上最长久不衰的服装，在中国的出现无疑意味着对外来生活方式的一种希望了解和模仿行为，牛仔裤所表达的活力、青春、健康的服饰语言，诉说出人们对一个开放时代的欢迎和渴望。一个时代变化的征候，由服饰这最日常又最直观的方式敏锐表现。马雅柯夫斯基曾经说：妇女的服饰，是时代的候鸟。1985年，一本国内领服饰报刊之先的《上海服饰》杂志的创刊，意味着服饰和时代互生互动天地的滥觞，关于流行的话题也由此展开。

流行服饰，如宽松式，而上宽下紧、而宽腿裤紧身裤、而长裙短裙、而修身合体强调女性曲线等起起伏伏的潮流，从1986年蜿蜒至今，与此同步的是在社会上外资、合资、个体户、跳槽、下海、股票、期货、上岗、下岗一波又一波的以经济为核心的话题中，社会的模式也从计划经济渐渐转向市场经济，以都市为典型的商品经济社会初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服饰作为都市时尚文化的一部分，于某种程度而言，流行的服饰成为时尚，而时尚又构成了都市文化的内容之一。时代的变化从时尚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我们以皮尔·卡丹和Esprit这两个服装品牌来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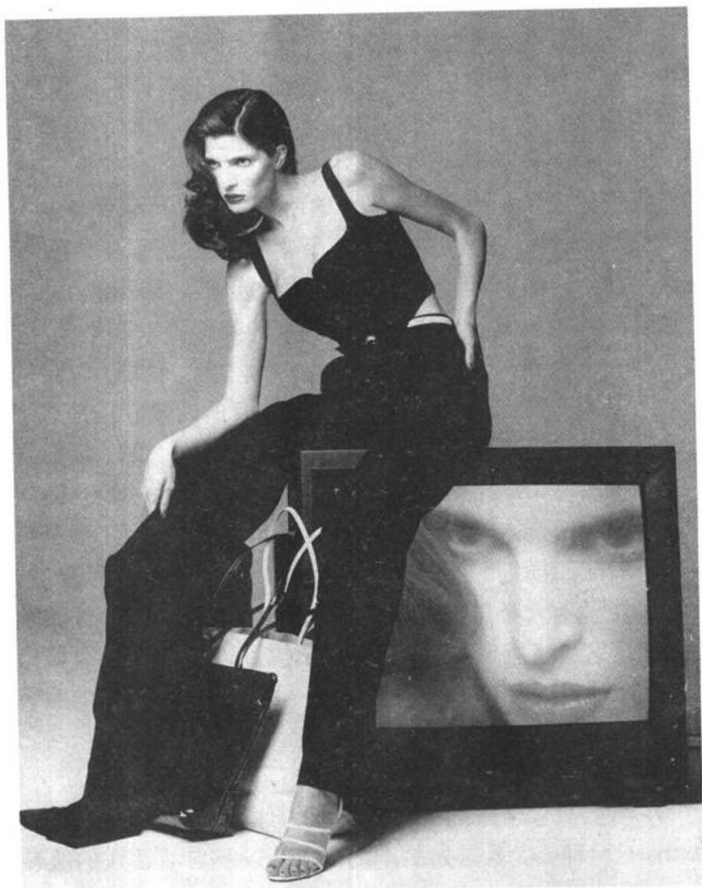
先说Esprit。它是在1993年下半年进入上海人视野的，在这之前，这个20世纪70年代初期崛起于美国旧金山的年轻服装品牌的名气已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它虽不是一个世界一流品牌，但以其充满活力、聪颖、年轻的形象而令人刮目。1993年Esprit进驻上海的时候，正是这个城市开始“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腾飞之时。最初开在淮海中路嵩山路附近的Esprit总部橱窗里不用模特儿而以平面显示的出样方式已让路人尤其是年轻女性驻足，那个打头字母写成三横划，不知是“E”还是“三”，使见多识广的上海人费了半天心思怕读错了音。Esprit时装是那种优雅精致的休闲装，随意但雅致，活泼又不失俨然，它让这个城市已经开始形成的都市白领们找到了一种与之惺惺相惜的服装样式和服装内涵，加上Esprit促销宣传中强调的环保、回归自然主张，一时间，它成为这个城市里引人注目的时尚。

事实上，它带来的穿着观念分为休闲(casual)和正式(formal)两种，优雅自如的购物环境，以及自然活泼的服装

恋 恋 风 尘

LIAN LIAN FENG CHEN

款式，已悄悄转化为一种大都市的现代生活方式，渐渐渗入都市人心间，服装在此被Esprit精神化、情调化了。于是，拥有Esprit仿佛也就拥有了某种精神追求，比如背起那种双肩小包就好像可以流浪四方行走天下了。都市人以此获得一种



“叶公好龙”式的精神安慰。服装内涵的精神化经Esprit之后被无限扩大，服装与观念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构建起商业社会中的文化地形图。

皮尔·卡丹这个品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我们都市以来，围绕它所生发的一些信息也许是很能说明服饰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皮尔·卡丹还是一种成功的标志，一种在新时代中先富起来的人踌躇满志和妄自尊大的外化符号，甚至为那些经济领域内的“阿诈里”们提供了迷惑人心的戏服。这并不能怪皮尔·卡丹。一方面说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10年内中国缺少款式、工艺、面料均达到国际水平的服装，一方面也表明了这样一种现实，服装的品牌不仅是一个商标，它代表着一种形象、一种理念，并构成转型期都市的文化现象。

在这张文化地形图上，女性服饰的色彩是明显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服饰流行的变幻就是女性服饰的变化，都市女性的不同风貌也以不同服饰的搭配穿着而呈现，并且在都市这座大舞台上展示人间故事、都会摩登。

相依与间离

都市和女性及其服饰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都市提供了具有多元选择的各种女性服饰，亦提供了服饰的流行信息、潮流消长；都市又是一个女性的服饰集合场，每个女性自然而然会受到身处的女性服饰市场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商店里挂着的服饰和大街上女性的穿着，还包括那些服饰生活类杂志，共同构成了一个都市女性的服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争奇斗艳的不仅是一件衣服，还连带着其他种种人性、人心的东西，女性固有的心理特点借服饰故事亦常有表露。

“没有粉红的春天”是《上海服饰》1996年第1期“粉红知己”栏目中的一篇文章，女主角辛迪显然是位白领小姐，早春乍暖还寒的时候，她在巴黎春天百货买了套粉红色套装，这套衣服是她早在杂志上就看中的，也在一流百货商厦里见过，价格自然非普通人士所能承受。辛迪这天本想穿粉红套装去公司露露脸，可毕竟早春，风中带着凉意，辛迪怕同事说自己猴急，“好像好不容易买一套新衣急煞煞地要炫耀一样。”然而，进了写字楼电梯，同事杰奎琳竟然穿着与辛迪那套一样的粉红套装。其后，杰奎琳成了这天办公室里的亮点。气恼的是，办公室里那个辛迪喜欢的男孩又是穿粉红色套装的杰奎琳的恋人。“在一个初春的早晨”，辛迪没穿那套想穿却未穿的粉红套装，“这让她觉得自己损失了一季的春光明媚”。

这样的故事其实是不陌生的。女性以服饰来互相比较、

较量，以漂亮服饰来凸显自己，服饰被赋予了价值功能，有了社会性。辛迪没有穿那套粉红色套装，不仅失去了一次受众人瞩目的机会，而且似乎失去了原先的价值，成为被人忽视的人（当然，这可能是辛迪自己所想）。一套衣服构成了辛迪的心理伤害，这足以看出都市女性对服饰的重视和依赖程度，服饰甚至造就了她们的自信。

服饰与女性的相依恰恰印证了其间的一种间离关系。林林总总的服饰知识、服饰话题、服饰信息教会了都市女性如何穿衣搭配，如何根据场合选择衣饰使自己看起来更美，服饰使女性尝试多元角色有了可能。自1993年杨青青在《上海服饰》上开辟形象设计专栏“上海服饰小姐塑造记”之后，形象设计热门起来并成为一种新兴行当，形象设计师也渐渐多起来。且不论形象设计是否真的能改变一个人从外在到内在的气质形象，但它为女性借服饰、化妆尝试不同身份的角色提供了途径：田野里的乡村味，办公室里的干练，秋天里的浪漫，冬天里的冷艳。服饰将女性的梦想衬托了出来，虽然它并不能真正赋予你什么内涵，但有一份感觉也是好的。“形象设计”的栏目如今见诸各种报纸杂志，不仅服装专业报刊，连《新民晚报》、《解放日报》这样的大报也开设或曾经开设过相应的栏目。服饰开拓了女性具体生活之外的又一种既现实又梦幻的人生，这种服饰人生给大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都市女性以想象、以安慰、以温暖，穿上一件心仪的服装，心情也会随之一变。在《上海服饰》长久之不衰的栏目“普通女性谈穿着”中，我们可以每期读到女性对服装的一往情深，“难忘三件衣”、“画出梦之衣”、“女性，能够美丽一辈子”、“穿出真我的风采”等等讲述自己倾心的服饰和围绕服

恋 恋 风 尘

LIAN LIAN FENG CHEN

饰的那份情绪心境的文字比比皆是，且细腻、委婉、清灵，服饰世界浸润着女性对美、对人生、对情感的追求和感悟。

而这个服饰世界的营造除了服装之外就是语言，美妙的汉字砌成了一个又一个服饰玲珑塔，看一季又一季的流行服装信息发布，套装和裙装、蓝色和橘色等等组合，用一些优美的语言加以阐释，瞬时便赋予了许多悠长的回味和内涵。比如有一年春夏流行主题——我行我素，超世英姿，红粉胭脂，古国倾情——一下子为穿上如此风格时装的女性酿就了



一种特有形象，有一种角色感，服饰在此被注入了文化内涵，有了个性，有了心情，有了幻想，也就不再仅是纺织品，而是有体温的生命。每一年的“春夏”、“秋冬”两季时装流行趋势发布，包括每年的流行色发布，都会以典雅浪漫的文字组合来涵盖它，于是，蓝色系的流行也许就是海洋季风，褐色系的大量采用有可能就是秋日私语。服饰巧妙地与人文、自然揉和起来，于此，女性借服饰似乎就能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梦幻。当然，事实上这并非是全然的现实，穿四贴袋沙漠猎装式样服装的女性，不用说从未去过沙漠，也许也并无此念，服装只是帮助她体验那份感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此，我们看到服饰形成了都市文化的丰富一支，按摩或激活着都市女性的精神领域，也许，因为服饰的多样化，都市女性变得可以试验多重角色。然而，服饰人生到底是比较外在的体验，都市女性将心想系于服饰，也许也将失落她真正的愿望。

女性在都市里舞起这样一幅服饰的流动风景，是自愉，但又是被观赏、被阅读的对象。传媒中的各式广告大量采用穿着漂亮、容貌姣好的女性来作形象，无形中也暗示女性追求服饰就是追求一种高品质生活，追求一种成功的象征。都市女性的形象也许正因此而显出一种苍白，女性的自我意识被服饰意识遮蔽了，这也许就是以迅速生长、移位为特点的都市文化藉由服饰给都市女性撒开的温柔陷阱。

回不去的时尚

于时空而言，20年不过只是瞬间，而于时代或者个人而言也许就是不算太短的日子了。然而，这些仿佛总是在平常中度过的时光，以及时光里一点一点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也总因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觉然。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或许因了某种契机让你真切地触摸到时光和时光里的人事的体温，这时候体验到的感受是并不仅囿于个体经验的。

当我翻阅着从1985年创刊至今的《上海服饰》杂志，我想我遭遇了这种契机。翻阅中，你会发现一个时代的指征不仅于稍稍有些发黄的纸页、彩页的增加、版式设计的漂亮，或者20世纪90年代愈来愈多的商品牌子于杂志上的反映，也不仅于栏目丰富的趋势，而更于图片上那些模特儿的神态形貌间，于具体落实到文字的气息间，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是在逆时针的阅读中跃出海面的。

眼前一本是1985年第1期的《上海服饰》，封面上的女子身穿黑白镶拼的连袖连衣裙，颈、腕、耳皆有珠饰，不过显然是不配套的，耳坠是珍珠的，项链为彩珠，手链是褐色珠珠，她一头短发，但厚而实，似乎层次不够，且烫卷过，在精心设计过的灯光投射下，显出一份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修饰，但同时又不无笨拙感；她的形体是以黄金角度侧身倚立的，右手叉腰掐出腰线，左手以握拳状反向搁腿，小手指却一枝旁逸花开另朵的样子；她的脸面则是那种非常原型化的化妆，不见形象设计的痕迹，眉直而粗，显然未经整治，

鼻翼也少见啡色阴影，于是，鼻梁谈不上挺拔，直就是了，而口红抹的是那种基本的老实的红色，看来也没有以唇笔粉底重塑妩媚唇型；整个人映在照射光里，两眼凝神，露齿微笑，是一种有节制地憧憬的姑娘味。看1985~1987年的《上海服饰》杂志，里面的模特——那时的模特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行业吧——似乎都闪烁着这样的神情和姿势，有些羞涩的，有幻想又不敢大声说的，却令人有隔壁阿萍姐姐般亲切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如今T形舞台上炙手可热的模特儿那冷艳傲然当然也端丽的神情可谓天壤之别。现在的模特儿已成时装业的一种有机组成，一种令女孩子艳羡的职业，仿佛亦昭示了某种时尚风范。比如1997年就有世界名模辛迪·克劳馥和克劳迪娅·希弗以瑞士名表和德国时装邮购公司的形象身份来上海，仿佛拥有这两种商品，这里的女孩子们亦可以和名模们比肩一番，至少浸身于名模气息中。而20世纪80年代所呈现的则是漂亮女子穿件漂亮衣服拍个照而已，这里只有单一的人、衣服，无他。到了20世纪90年代，时装意味着生活方式，意味着自我的多种角色尝试，时装图片也意味着一种你暂时无法获得的生活的视觉拥有。关于此，1988年创刊的《ELLE—世界时装之苑》可谓领风气之先，世界——主要是欧美国家的时装展示，以美丽的模特和或豪华或随意或田园或诗意的场景，构成一种时装和生活相融的情韵，人们于此感到有一种流溢在时装周围的韵味，粗花呢与棉布酿成的英伦田园，针织与恤衫传递的轻松意味，真丝和长裙烘托出的高贵典雅，等等，于是，生活方式的概念伴随着时装发生了。

于是，由服装流行而引申出的时尚概念成为20世纪90年代都市生活的话题和内容，尽管时尚并不仅指服装一域，

恋恋风尘

LIAN LIAN FENG CHEN

但服饰与时尚的互动似乎最为引人入局。我注意到，从1992年开始，《上海服饰》的英文刊名从原先的拼音“Shanghai Fushi”改成了“Shanghai Style”，Style含有风格、作风、风度、时髦、式样等等涵意。在这个微妙的变化下，我于1992年第1期上发现了新开设的“都市风情”栏目，显然，从服饰而风尚，20世纪80年代那种纯粹的为穿衣而穿衣的观念已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关于穿衣心情、情感、审美、风格等一些感性的唯美散文类文章像涟漪一样荡漾开来。20世纪80年代的服饰文章以实用为主，而到了90年代，服饰文章则非常感性，文字优美，服装有时候倒是为文字和感觉“托盘”。例如，仅一种颜色，女孩子们也能上溯《红楼梦》，侧引《简爱》，倾诉现在的心情。今天，服饰进而成为服饰人生了，每个人对服饰都有一番敏锐细腻的情深意长。当然，于此同时，杂志上的图片里，模特儿的脸面也大大丰富了，与国际已经接轨，眉毛一会是阮玲玉一会似奥黛丽·赫本或者莎拉·斯通，什么颜色的口红都有，眼影可以像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姿态可以是小家碧玉，也可以似玛莉莲·梦露，白领丽人式更不在话下，穿的服装已经换上了国际名牌，图片的背景也不再是白纸或黑纸一张，而是海滩椰林、高原草场、高楼大厦……总之，时装图片已涵容了一种生活艺术的享受。只是，较之20世纪80年代，模特儿的笑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它们是那种懂得如何笑该怎么笑的笑，而且因为接轨西方的化妆，我觉得现在的东方人越来越西方化，模特儿倒像是世界大同的先行者了。当然，你再想读出邻居姐姐或妹妹般的亲切那是痴想，“模特”不就是又“模”又“特”吗？亲切？好像已不是现在都市人的生活风格，要的是独